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辯義卷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　録監生臣王貽桂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義卷十八　　　明　卓爾康　撰

成公一

辛未○定王十七年

元年○晉景十年齊頃九年衛穆十年蔡景二年鄭襄十五年曹宣五年陳成九年杞桓四十七年宋文二十一年秦桓十五年楚共王審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氷

三月作丘甲

左傳為齊難故作丘甲

穀梁傳作為也丘為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為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農民有商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

張氏曰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必無增甲士而不增步卒之理故知李靖所謂二十五人為一甲者其考周制詳矣

杜氏曰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歛故書

胡傳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方共一里四

井為邑四方各半里共二里四邑為丘四方各一里四丘為甸四方各二里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為齊難作丘甲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

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於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

趙氏曰周制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軍政起於井而成於甸故周官謂甸為乘其車人卒伍之數皆以甸為率也魯至成公以齊難故創制益兵遂毁

甸賦而以丘賦與鄭子産作丘賦同故曰作丘甲不曰賦者其制以甲士為主也

汪氏曰兵政之變始壞于齊之内政而家一人焉繼壞于晉之州兵家五人焉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楚遂啓疆謂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叔向亦謂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於古可知矣循襲效尤遂致魯以秉禮之國亦增丘甲而不以為嫌也

詹氏道傳曰書孔疏凡出車一乘有一正一副一曰輕車即兵車二曰重車即大車兵車七十五人如靖之說大車另有牛十二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厩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以佐兵車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靖蓋專舉戰車耳熊過氏曰周十六井為丘四丘為甸而成三甲令使丘各為甲是乗為四甲而不增乗以將有齊師甸乗丘甲自鄭康成註論語與公卿大夫畿内乗地之制

及小司徒辨畿内都鄙地域皆稱司馬法言雖異而事同古天子用兵先用六鄉不足取六遂不足取公卿采地及諸侯邦若諸侯則先三卿不足乃總徵境内也一甸四丘所出有四馬十二牛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徵兵法謂之長轂一乘此統一軍之甲杜氏以為使丘出之胡子疑其重遂謂增三之一稍輕於杜然皆以虛數求而不附之地也包咸註論語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何休曰

軍賦十井不過一乘說者以為近是而何說今不見公羊註令以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家出一人而為軍以地計之實得一千五百五十六井二夫而成一軍三鄉四千井得三萬二千人以地方百里所賦除其山川沉斥城池邑居園囿經塗溝洫三易之地通得八十里而以四十里為遂大司馬伍起五家為比課徵邦國出兵徵兵既至臨陣還同鄉遂之法皆用卒兩師旅也以五起之蓋井餘三夫若一井八家盡起

則諸侯三鄉三萬二千人合三遂七家出一人得四千五百三十五人少一千六十五而不成三軍包何說尚未盡陳祥道言魯三郊三遂可備六師亦考之未詳也蓋十六井百二十八人為丘四丘為甸軍賦起於井成於甸甸即乘詩頌僖公公車千乘舉成數之辭昭公八年蒐於紅又曰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三家之師也乃作丘甲以後四分公室時耳然至哀七年邾茅夷鴻言于吴曰魯八百乘蓋其數與

前八十里者合又以受封之始言故作三軍時三家各毀其乘以足之可見今尚未及千乘矣周禮大國五百里記曰成王封周公地方七百里記禮合附庸言之其實五百里疑亦經師附益魯之乘固不可據舊相簡覈也至襄十一年乃書作三軍則車乃有定數耳詩云公徒三萬是槩舉全數侈言之令曷嘗增乘哉據子產言天子一圻列國一同今大國數圻非侵小何以致此盖得之矣胡子疑計甸增乘三之一

既又引二廣之法疑其增甲而不增乘兩者竟不自決過矣小司徒註引司馬法言别有革車之制成三百井出革車三乘萬井革車百乘甲士千人徒二千人疏家謂公卿大夫畿内乘地所出與小司徒井邑丘甸辨畿内都鄙出軍之法不同或疑一成百井而六十四井已足一乘又旁求一里餘三十六井無所用之鄭註以緣邊三十六井者為治溝洫殆强解剥内外分為二事規制不能盡一無以正經畧均賦税

是不知開方止可以井其云旁加乃以虛數相配未嘗以之畫野也禮䟽坊記諸侯車田牛馬計地令出恐非力之所能皆是國所給令考之䟽長轂馬牛甲兵戈盾皆一甸之民同共此物若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共知者以一鄉出一軍者則是家出一人其物不可私備盖得先王之意矣

王樵氏曰按成公以前甸賦車一乘每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二人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即五伍為兩也

甲士為之長故亦名兩為甲每甸四丘共出三甲是為兵車一乘之數作丘甲則一丘出一甲其於賦增三之一也杜征南最號知兵及釋此亦誤

蘇子瞻曰穀梁傳曰古者農工各有職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而杜預以為古者四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魯使丘出之也夫以四丘而後為甸魯雖重斂安至於四倍而取之哉哀公用田賦曰二

吾猶不足而孔子譏其殘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者也夫變古亂常者春秋之所譏也故書作三軍舍中軍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者皆所以譏政令之所繇變也而穀梁杜氏之說如此之相戾安得不辨其失而歸之正哉故曰穀梁之說是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左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於赤棘

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今齊將出楚

師欲以伐魯故懼而與晉盟宣公之有國也襄仲謀于齊而立之自是踈晉而親齊及其患三桓之專也歸父謀於晉而欲去之不克見逐而奔齊自是三桓讐齊而媚晉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戎季氏曰茅戎亦允姓戎之别種也杜元凱不詳其處當在畿内諸戎之間今按水經注盧氏縣東有巒谷水東流入伊度其地必即今之茅峪也豈因茅

戎而得名也歟不言戰者季氏謂為戎所邀不戰而自敗也當時劉康公乘戎不備而伐之反為其別種徐吾氏所邀而敗其實不及陳而敗季氏之説是已所謂直書而自見者胡氏謂經不書戰辨内外之分立中國之防恐未必然屬詞茅戎不可以君臣治故直書不必諱可也

茅戎公穀作貿戎

冬十月

壬申〇定王十八年

二年〇晉景十一齊頃十衛穆十一卒蔡景三鄭襄十六曹宣六陳成十杞桓四十八宋文二十二卒秦桓十六楚共二

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傳齊侯圍龍取龍遂南侵及巢丘以魯貳于晉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衛書大夫帥師于是始前年晉侯衛世子臧伐齊故齊報之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於鞌齊師敗續

左傳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郤克將中軍以救魯衛季文子帥師會之

六月壬申師至於靡笄之下癸酉師陳於鞌齊師敗

續齊侯使賓媚人賂晉人許之魯晉衛曹同盟於斷
道者也齊頃驕蹇自恣拒晉致讐而又伐魯挑衛以
致四國忿怒加兵宜其敗矣
汪氏曰齊桓伐衛與衛人戰則先書伐而後書戰此
不書四國伐齊者以郤克志在釋巳私忿非能聲齊
頃陵弱犯寡之罪而討之也然齊自翟泉以來不與
晉之會盟者踰四十年而袁婁以後迨於悼公之終
歷三十餘載無會之不同無役之不與則亦以鞍之

敗衂有以挫其氣而摧其强故耳晉氏世霸合諸侯以加兵於齊者三鞌之戰雖能勝齊然恃力而不能服之以義惟平隂之役合十有二國之君以討其暴横憑陵之惡故春秋書同圍齊以予之至於夷儀之會雖曰討之以義而狥於利不能成討齊之功故春秋書同盟重丘以貶之也

古大國三卿是時魯四人並將自仲孫蔑五卿始趙盾以諸侯至是郤克遂以大夫伯政在大夫矣魯于

聘問盟會雖二卿並行止書一使至行師用兵則並書諸將其他國惟書元帥詳内畧外耳陳君舉言凡帥非卿不書卿非元帥亦不書非也魯是時止有二軍行父將一軍而許佐之僑如將一軍嬰齊佐之耳至襄十一年始作三軍趙子常謂不正其四卿帥師會戰各自為帥非也

曹無大夫而曰公子穀梁曰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

郝仲輿曰傳齊使賓媚人賂晉曰五霸之霸也勤而撫之按成公時去桓文未遠五霸未終不應預稱五霸此為後世語甚明杜元凱遠引夏商豕韋昆吾莑解而終不悟傳為後人作也

首公穀作手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左傳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宣公薨季文子欲叛齊事晉作丘甲盟赤棘皆為齊也齊伐我北鄙釁於是乎遂構而衛孫良夫以新築之敗亦誓欲必報於齊故與季文子皆因郤獻子請師於晉笑跛之憾郤克私情而興師則固以魯衛為名也以內及以我四大夫為主人也左氏謂晉師及者非也

王樵氏云按鞌之戰當用左氏說盟於袁婁當用公羊氏說鞌與袁婁相去遠近不可知穀梁之說恐未

可信齊之四境不應過遥鞍是齊地未必境上之邑豈得去齊有五百里乎穀梁云一戰緜地五百里又云侵車東至海皆侈詞也然國佐如師不盟於師而盟於袁婁則明是郤克恃戰勝强力以非義要齊至欲質其君之母故國佐得以直折郤克語塞國佐揖而去之郤克使魯衛為國佐之辭以為之請追及乎袁婁而與之盟此則公羊之說為可信也蕭同叔子公羊作蕭同姪子盖謂蕭同為國名姪子者姪娣之

子嫁於齊而生頃公穀梁作蕭同姪子之母似又謂蕭為國同為姓姪子為字其母更嫁齊惠公而生頃公二家皆傳聞有誤左氏是也鞌戰之繇亦惟左氏得之宣公十七年郤克徵會於齊跛而登階婦人笑於房郤克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歸而請伐齊晉侯弗許葢已知興師之無名矣斷道之盟執齊三子為見侮故也宣公薨季文子欲叛齊事晉作丘甲盟赤棘皆為齊也齊伐我北鄙釁於是乎遂構

而不可解矣衛孫良夫以新築之敗亦誓欲必報乎齊故與季文子皆因郤獻子以請師于晉以郤克憾齊而未有名以興師故也郤克之答齊師一則有大國朝夕釋憾於魯衛之請而魯衛之請自各以見侵之故耳二傳增魯衛亦有見笑之事妄說也豈有三國因一笑之耻謀之三年乃空國以伐人之理乎蕭同叔蕭君之子齊侯外祖父也子女也難於斥言其母故云

高忠憲曰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晉也而晉大夫要以非禮國佐不可揖而去之郤克乃使魯衛以其詞為之請追國佐於袁婁而與之盟是欲盟者晉也求盟在楚故屈完稱來盟欲盟在晉故國佐稱及盟見曲直之繩墨矣

齊自翟泉以來不與晉盟盟者踰四十年而袁婁以後三十餘年無會不同無役不與則鞍之敗挫之也

董仲舒氏曰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

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為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為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欺三軍為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為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受

黄正憲氏曰袁婁當是鞍近地穀梁云鞍去國五百里袁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縣地五百里則已入齊國都矣經何不書入耶釋例鞍婁地名並闕故難别遠

近

袁婁今臨淄縣西

袁穀作爰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速公作遬

取汶陽田

公羊傳鞌之賂也

柯之盟曹沫曰願請汶陽之田謂之曰請則是魯田也僖公元年獲莒拏賜季友汶陽之田益可證據再考宣公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夫龜蒙鳧繹皆魯境内之山龜陰之田齊既得取則汶田可知竊謂此田季友受於僖公者則季氏私家之物也後為齊所取欲復無隙一旦賔媚人以甗磬與地來賂行父乃乘機闞白郤克請復此田故左傳云齊人歸我汶陽之田行父遂追盟爰婁以堅其約不越月而即

自取之矣

季氏曰汶水名自莱蕪縣發源詳見定十年齊人歸鄆讙龜陰田水北曰陽按水經注汶陽之田在汶北平暢極目蓋汶水自漢鉅平縣界西南過剛縣北剛今為寧陽縣寧陽縣有剛城也即魯闡邑也水北為漢蛇丘縣即定十三年所築蛇淵之囿也又西南逕下讙城南即桓二年齊侯送姜氏之處也讙北為棘即成三年叔孫僑如所圍之邑也棘南去汶水八十

里與蛇丘下讙連界棘之西南為遂城則莊十三年齊滅遂而戍之者也其地東與棘連當在今肥城之界内蛇丘也讙也棘也皆所謂汶陽之田也蛇丘本鑄國古未有蛇丘名必通謂之讙讙曰下讙則蛇丘為上讙可知故定十年歸讙而蛇丘在其中矣據孔疏魯在汶南則汶陽之田北與齊界本非魯田必侵小所得如鑄亡之地而齊魯互爭者也故不繫之國左氏於僖元年季友敗獲莒孥之時即云賜友汶陽

之田而說者遂以汶陽為魯故田失之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

左傳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盟於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而亦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於蜀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絍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季氏曰宣公末年陳鄭宋皆從楚矣惟魯衛曹推晉為斷道之盟而諸侯尚合故楚兵猶有所畏而不敢加於中國者四年至戰鞌敗齊之後逞忿取賂人以晉為不足與矣楚人窺晉失諸侯也故遂乗間與鄭侵衛則是憑陵諸夏之兵也左氏以此役為救齊豈其然哉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楚雖强横於魯實親故僖公出盟而宋襄釋歸父往

會而宋圍平凡有所言無不聽命魯雖失禮罪不加焉而左氏以此為侵我師于蜀經文所無則附會之說爾然成公以周公之裔中國諸侯之望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以求免焉辱已甚矣

胡傳經於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棄晉而從楚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

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侯之大夫以見意也

蜀魯地

楚書公子始此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蜀之盟諸侯實畏晉而竊與楚盟謂之曰匱盟故嬰齊與秦右大夫説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齊大夫皆稱人盖諸侯背晉而竊與楚盟是

以畧之也其後四十二年晉趙武楚屈建合諸侯於宋然後晉楚之從得交相見又八年楚靈王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然後諸侯公得與楚盟耳蔡侯許男不列於會乘楚車也齊後於鄭非卿也左氏明言齊國之大夫足證矣秦右大夫說右大夫為上大夫卿也楚不書公子嬰齊於會則其實不見名於會而人於盟既不沒實又不與名春秋治楚之法也秦人則諸國皆人且大夫與諸侯盟人之可耳秦在宋上楚

主會者所序也楚可以先諸國則秦可以次楚春秋於是夷夏尊甲有難盡論者矣蔡許不與非徒乘楚車也二國君皆身往書爵則失列書次則國君不可後大夫且二君年幼不當事故以之從楚會不諱公胡氏曰棄晉而從楚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此說亦非也楚自此執牛耳以號令中國中國靡然從之安能盡諱哉嗟乎此天下之大勢也

癸酉〇定王十九年

三年〇晉景十二齊頃十一衛定公臧元年蔡景四鄭襄十七曹宣七陳成十一杞桓四十九宋共公固元年秦桓十七楚共三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討邲之役也鄭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家氏云伐鄭所以攘夷攘夷所以尊中國魯宋衛去强盛之楚而從衰弱之晉以伐有罪之國是春秋之所嘉

也前之盟十有一國大夫一以人書抑夷狄也此四國僅從而書爵序晉為首存晉霸也見春秋權衡衮斧之意為中國謀也

王樵氏曰按前年冬楚師鄭師侵衛故晉今討之左氏以為討邲之役非也邲之役晉救鄭而自敗于楚非鄭之罪也奚討乎若曰討貳我克則來不克遂往我固知之矣不能爭於當時而討於今鄭豈受治乎使晉有志於抗楚而服鄭曷若移鞍之役於今日乎

移七百乘之兵以拒楚楚必却移七大夫之心同志堅以争鄭鄭必服今兵力既盡於齊而區區摟諸侯於從楚之餘宜其不能得鄭也乃若鄭恃楚而抗中國茂親暱覆敗晉師夫晉獻齊捷於周天子猶以為奸先王之禮况敗盟主兄弟甥舅而以為功乃獻之於荆蠻異姓以取媚乎鄭之罪不可勝誅矣

熊過氏曰宋衛未葬而稱爵齊氏因謂正諸國之爵見鄭當討非也春秋之法踰年者則自稱君耳桓十

三年衛宣未葬而衛侯書爵踰年也僖二十五年衛文雖葬而洮之會衛子不爵未踰年也定四年召陵陳子不爵未葬且未踰年也必踰年者所謂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以事相接勢不得復稱子也然則金革之事不避禮與君子以為東郊不開荆蠻猾夏其急同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宫災三日哭

穀梁傳新宫者禰宫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譏矣

禮記檀弓注人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

乙亥葬宋文公

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始用殉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何臣之為

夏公如晉
左傳拜汶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公羊傳棘者汶陽之不服邑也左傳棘不服故圍之
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今兖州府定陶縣季氏

私考云按蛇丘故縣在兗州府寧陽縣北南臨汶水而棘在其北則與齊連界之邑也今當為肥城縣地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左傳討赤狄之餘焉

季氏曰廧咎如杜元凱以為赤狄別種然經不繫之赤狄盖本一種而別分為族如狄之有鮮虞也咎與臯同閔二年晉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杜元凱亦

謂赤狄別種而後漢志壺關故黎國註引上黨記曰東山在城東南晉申生所伐今名無臯其即古所謂廧咎如歟又按黎侯故城在潞州黎城縣東一十八里則廧咎如正當晉東衛西故克與良夫同夾攻也

廧公作將穀作牆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此晉聘之始尋元年赤棘之盟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尋宣七年盟

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傳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

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熊過氏曰蜀盟楚故也改而從晉伐鄭矣今公朝晉晉報焉故庚盟魯疑其貳楚良夫盟魯疑其以巳自解於晉也

荀庚良夫二子至魯魯不出盟於外而就於國中二子已至公不妨與盟也此兩書及俱蒙上來聘之文原無諱辭不必諱以立義也葢因列國大夫之來而

稱及盟者此三年十一年與襄之七年十五年惟七年衛孫林父來聘左傳載公登亦登確為公與其餘公與而不書穀梁云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彼既至魯國故以國對之國重於君故不必言公穀梁之義精矣

鄭伐許

或曰稱鄭疑文闕或曰鄭襄公附於楚一年而再伐許故狄之非也夏巳書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矣一

事再舉故畧之鄭許黨同事楚鄭伐許楚何故不問蓋鄭為楚人入夏門户且楚為利之國也若絶鄭則自塞其路矣坐視其侵許而不較吾得鄭則許固吾有也鄭特為晉先得許耳此楚所以不問也

甲戌○定王二十年

四年○晉景十三齊頃十二衛定二蔡景五鄭襄十八卒曹宣八陳成十二杞桓五十宋共二秦桓十八楚共四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氏通嗣君也為共公謀婚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左傳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行朝禮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二月而葬速也

秋公至自晉

晉景公見之不敬公欲求成於楚季文子不可乃止

冬城鄆

魯既得汶陽故城鄆為備恐齊人復奪之耳杜元凱謂公欲叛晉城西鄆其說無稽矣此西鄆也鞌戰之後懼齊來伐故城鄆以備于是知袁婁之盟齊非誠服也

熊過氏曰田言之曰汶陽邑言之曰鄆釋例土地名魯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莒所爭東鄆也東鄆今莒州沂水縣古城陽姑幕成十六年公待季文子于鄆西鄆也此為西鄆今濟寧州鄆城縣

鄭伯伐許

左傳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

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未踰年而稱爵在葬後且行師也然而是可忍矣明言之著其惡也

乙亥○定王二十一年崩

五年○晉景十四齊頃十三衛定三蔡景六鄭悼公費元年曹宣九陳成十三杞桓五十一宋共三秦桓十九楚共五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杜氏曰出也穀梁婦人嫁曰歸反曰來歸

黄正憲氏曰按杜氏曰出也夫叔姬即三十一年杞伯姬為其子桓公所求之婦也至今四十四年夫婦年皆六十餘矣况杞本小國豈敢輕棄大國之女必叔姬無子杞桓别有廢孽叔姬居嘗怏怏而願歸魯故前年杞伯來朝先許其情及叔姬卒後杞桓復來逆其喪以歸豈被出而歸者耶鄒肇敏曰非也此别是一叔姬

仲孫蔑如宋

左傳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左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野饋也然則非國事也書之如國事然何也自鞌之後魯得汶陽田晉無所獲也已而與齊平矣穀齊邑申無宇所謂城穀寘管仲之地晉適齊必經魯而後達者也不會諸魯而會於齊地趙氏所謂消齊侯謀魯之謀破晉

人謀巳之謀左氏志其會而不知其故是也或謂大夫專故書之若國事斯巳不察矣

今東阿縣南十二里有穀城

首公作秀

梁山崩

梁山本古韓今韓城縣漢夏陽地也梁山東南為晉地西南為秦地西北為白狄地界於三國不可繫之晉公羊言為天下紀異是巳夫名山大川不以封即

專繫晉亦不得書晉

秋大水

左傳宋公子圍龜為質於楚而歸華元享之鼓譟出入曰習攻華氏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傳鄭服也

許靈公愬鄭伯於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於晉則蟲牢之盟主於鄭所欲也故左氏止云鄭服於是齊鄭皆服矣晉景可以遂霸而不能也

左傳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蟲牢鄭地今開封陳留北有桐牢即封丘縣地

丙子○簡王元年

六年○晉景十五齊頃十四衛定四蔡景七鄭悼二卒

曹宣十陳成十四杞桓五十二宋共四秦桓二十楚共六吳子壽夢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傳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繇已非繇人也

熊過氏曰武公之宮武公者隱公之曾祖至是八世十一傳矣立者不宜立胡子謂非即遠有終是也明

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然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不稱世室煬又武公六世祖屬在武上定立其宮亦不稱世室趙企明曰記禮者出於春秋之後見魯立武宮遂有武世室之語以為不經也左氏意以為武軍之宮如楚子所立者啖叔佐曰非也

汪氏曰論者因明堂位遂以武宮為世室今考春秋所書太廟則周公之廟也所書世室則魯公之廟也

羣公之廟則皆繫謚若武宮煬宮桓宮僖宮是也茍謂之世室則世世不毀矣奚待於成公而始立乎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不稱世室則其以武宮為世室者妄也况煬宮乃武公之六世祖至昭公已二十世而桓宮則哀公之十世祖僖宮則哀公之七世祖皆當言世室也煬宮在武宮之上武宮稱世室煬宮獨不稱世室乎是知明堂位乃後世俗儒因魯僭禮而為言春秋之時非有世室之名也然考成之十八年

晉悼公朝於武宮昭之十七年當晉頃公之世而中行穆子獻俘於文宮晉武公至悼公文公至頃公皆已十世而其宮猶存則當時諸侯之廟親盡不毀者不特魯矣

禮記祭法疏考廟者父廟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王考廟者祖廟王君也言祖有君成之德也祖尊於父故加君名也皇考廟者曾祖皇大也君也曾祖轉尊又加大君之稱也月祭之者月月祭之也顯考

廟者高祖也顯明也高祖居四廟最上故以高明言之祖考廟者祖始也是謂始祖廟也享嘗乃止享嘗四時祭祀不得月祭但四時祭而已封土曰壇除土曰墠去祖為壇者謂高祖之父也其廟既毀藏主於祖考之廟中不得四時祭之若有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也去壇為墠者謂高祖之祖也其主亦藏祖考廟中若有祈禱則出就墠受祭不得在壇也高祖之父遷寄太祖而不得於太祖廟受時祭故曰去祖高祖

之祖經在壇而今不得祭故云去壇去墠為鬼若又有從壇遷來墠者則此前在墠者為鬼雖有祈禱亦不得及

取鄟

胡傳徽國書取者滅之也内諱滅曰取項亦國也而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直書而不隱根牟鄟邿皆微國也公羊皆曰邾邑然春秋未有取他國之地而不繫國者公羊曰諱亟則僖取須句訾婁可

謂亟矣何以繫邾耶

鄟魯附庸國也本滅書取諱也諱者何魯取之不以其道也義與襄十三年取邿昭四年取鄫一也其滅項不書取非魯益明

鄟今兖州府境内地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傳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經獨書衛或謂深

罪其黨惡也杜氏曰經惟書衛獨衛告也皆非也楚
莊逞志於宋國幾斃而晉不能救今甫盟于蟲牢矣
諸侯未歸又謀再會晉令實繁而尤宋以國難辭遂
使魯衛兩國興師迭伐繼書於策書其重者而晉之
惡已見矣

季氏曰春秋凡奉霸主之命或為主而興師者皆書
侵蓋本非有怨但屈于不得已故無志於深入但淺
侵其境也此極勘得透快下仲孫叔孫侵宋同

左傳晉遷于新田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左傳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灌甫曰自宣季年宋及楚平而楚勢益張與諸侯會

盟于蜀晉景惡之比年宋雖與蟲牢之盟而其意猶

未帖然歸也故使衛孫良夫魯仲孫蔑相繼帥師侵之然二國素無憾于宋惟以盟主之令往也後二年宋婚魯衛來媵以是知二國侵宋益非本意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楚書大夫將于是始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賀遷也然事不經見蓋報宋之成爾

晉欒書帥師救鄭

左傳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趙同趙括欲戰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乃遂還王樵氏曰按晉師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則非不及事也楚師還是晉無亡矢遺鏃之費而救鄭之義亦申矣于是全師而退三卿之善謀欒書之從衆均之不可揜也故春秋書以與之易曰師或輿尸凶言軍

旅之任不專一而衆人主之覆敗必矣河曲之師趙盾為將而令出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為將而令出先縠輿尸之效豈不昭然也哉

趙子常曰左氏載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林氏曰楚以申息為經營中國之本故三軍二廣不常出而大抵用申息之師僖二十五年以申息之師戍商密二十八年敗於城濮楚子曰其如申息之老何二十六年申公叔侯戍齊文九年息公子朱伐

陳成六年以申息之師救蔡其後欒書敗申息之師于桑隧昔宣王之世申伯實以王舅爲南國之屏翰所以扞城王室秦漢之際南陽爲要地故楚有圖北方之志其君多居于申大合諸侯亦在焉

救公作侵

丁丑○簡王二年

七年○晉景十六齊頃十五衛定五蔡景八鄭成公睔元年曹宣十一陳成十五杞桓五十三宋共五秦桓

二十一楚共七吳壽夢二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吳伐郯

吳初入伐中國也

黃正憲氏曰按史遷云太伯之奔荆蠻自號為勾吳蓋伯讓國而逃欲匿其迹故變名為勾吳勾是勾芒之勾春神託生萬物者也吳自太伯始故取義云于

是伯卒而弟為吴仲雍矣然而當是時實未嘗君國子民也遷乃云周章已君因而封之則是以吴越之吴為句吴之吴誤矣其云太伯卒弟仲雍立云云周章立者乃從武王時得封之後追論其世次相傳如此非立君之主也葢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伯無嗣雍後傳至周章遂封章於今姑蘇之地而國號吴則因句吴之吴耳又封章弟于周之北故夏墟曰虞仲者為太伯嗣然虞已為晉獻公所滅則太伯已

絶此代郯者乃周章十五代孫壽夢之二年也是吳始封于周章而强威于壽夢與勾吳絶不相蒙後漢趙爗乃云太伯起城周三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且云伯卒葬于梅里平墟夫梅里在今無錫縣即無論荆吳遼絶而奔荆卒葬吳亦難附會其說况太伯讓天下而逃惟恐不能匿其跡乃顯然立國建號居人民之上則安所謂三讓無稱之美乎勾吳在今姑蘇郯在下邳隅絶江淮越而伐之吳之勢始大矣

吳今蘇州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左傳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鄭因鄖公鍾儀獻諸

晉

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宋以五年辭會魯衛受命

侵之至是始與盟約家鉉翁曰此合諸侯救鄭因以同盟幸諸侯之猶同也

杜元凱曰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季明德誤倒讀為平陽然曰諸侯救鄭不當遠去鄭地指為開封府中牟縣陵崗或然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左傳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貽

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傳著吳强之漸故曰始林氏曰楚人禦吳以江故用

舟師吳人撓楚以淮故用車戰吳自徐入巢淮西也入州來淮北也吳楚爭淮自此始自雞父之師一敗而吳得州來滅巢及鍾離矣是則亡郢始於失淮州來今鳳陽府潁上縣古淮南下蔡地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

林父亡七年而恃晉反衛又十九年遂逐其君卒以

邑叛定公可謂知所惡矣杜氏曰春秋中年諸侯之大夫外交强國以仇其君衛之孫氏魯之季氏其尤也林父自結於晉之權臣為衛國患凡四十年晉黨叛臣為之羽翼衛獻魯昭所以失國晉實為之

戊寅○簡王三年

八年○晉景十七齊頃十六衛定六蔡景九鄭成二曹宣十二陳成十六杞桓五十四宋共六秦桓二十二楚共八吴壽夢三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二年取汶陽田晉侯使齊還魯也至是晉以齊從蟲牢馬陵之盟俾魯歸田以堅之季文子所謂七年之中一予一奪宜諸侯之有貳心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左傳遂侵楚報六年嬰齊伐鄭也

高氏曰晉得齊之後冀盡得諸侯也蔡則畏楚終不與晉自翟泉以來不與中國盟會者四十有八年文

十五年郤缺入蔡至是欒書復加兵

公孫嬰齊如莒

左傳逆也魯因馬陵之盟始復與莒通左氏言逆婦

趙伯循以經正其妄矣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録伯姬故盡其辭也華元行聘禮或因共姬故為好

如此非即聘共姬也傳釋華元來聘曰聘共姬也釋公孫壽來納幣曰禮也杜氏因謂昏聘不應使卿納幣應使卿皆循傳為說而非經意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同趙括好勇而輕邲之役與欒書之救鄭二人皆不度其可而鋭于戰非欒書有主則晉又敗矣趙嬰淫亂罪所當討不請于君而擅放之專而無上惡得無罪然晉侯聽姬氏之譖一朝而尸二大夫以趙衰

之勲不復念而奪其田禄則失政刑矣故稱國以殺之

王樵氏云據左氏則趙氏之禍繇莊姬據史記則趙氏之禍繇屠岸賈其說牴牾不可强合然嘗深考之則屠岸賈殺趙朔自一事也趙莊姬譖殺同括又一事也觀鄭人追討歸生弑君之罪斵其棺而滅其族則屠岸賈之事豈可謂無崔杼弑君慶封黨之而滅崔慶之族者盧蒲嫳及莊公之嬖人盧蒲癸王何也

屠岸賈亦繇是也但史記謂同括嬰同見殺于下宫之難則傳聞之誤耳至於趙武畜於公宫則左氏史記又無不脗合夫晉殺同括因莊姬之言同括雖死趙盾之室自在使無他外患莊姬何至無依乃將武畜于公宫乎景公何不念莊姬趙武之尚存忍即以其田與祁奚乎盖朔死於下宫之難盾之系幾絶而盾之異母弟同括嬰專趙氏之政趙嬰通于莊姬同括因而逐之雖曰以罪然中心未必不由于争權故

内則莊姬怨之外則欒郤疾之因得以合而行其譖焉趙武之匿始則虞屠岸賈之害終使武而尚存必亦非原屏所利也故從姬氏畜於公宮及原屏既死韓厥始言於公而立之此事之實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臨江劉氏曰或言賜命或言錫命錫命者爵也有加而賜所謂賜者也古者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五命故賜者

謂有加也以義覲之錫命者其世世相襲賜命者服過其爵所以章有德也成公未有大功明德而服過其爵譏僭賞也

春秋三書錫命獨此年左氏經作賜命蓋錫賜皆上予下之名義無以異故韻書賜字或作錫或曰錫之爵命世世相襲則謂之錫服過其爵有加而賜則謂之賜令考内史過賜晉惠公命則始即位而賜之者也名伯廖賜齊桓公命則有功而賜之者也劉定公

賜齊靈公命則以私恩而賜之者也王命尹氏等策命晉文公賜之大輅戎輅則朝王獻俘而賜之者也事雖不同而皆言賜也詩稱王錫申伯則始封而錫之也王錫韓侯則嗣位來見而錫之也王命名虎用錫爾秬圭瓚秬鬯則有功而錫之也事各異而亦皆言錫也繇是知賜錫義同不必穿鑿立說抑或左氏字誤耳

賜公穀作錫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

左傳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衛人來媵

公羊傳媵何以書録伯姬也穀梁傳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趙子常曰今按媵常事史不書書衛晉者為下齊人

異姓來媵過九女之制也與書正月烝爲五月再烝見黷例同

禮天子一娶十二女王后行三國媵之諸侯一娶九女夫人行二國媵之左傳同姓媵異姓則否

已卯○簡王四年

九年○晉景十八齊頃十七卒衛定七蔡景十鄭成三曹宣十三陳成十七杞桓五十五宋共七秦桓二十三楚共九吳壽夢四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宋襄公母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其母思之義不可往賦河廣之詩而聖人取之則出妻固與廟絶無復反之理也杞叔姬之歸傳初不言其故然其來歸也杞伯先來朝而言其故其卒也杞伯因魯之請而逆其喪推其情事與他人之大歸者不同明矣疑叔姬無子心不自安而願歸故杞伯來魯言其故魯人許之而後歸之逌其卒也魯人請而復逆之魯人許之者

以順叔姬之情後復請之者以明不絶之義故左氏曰杞叔姬卒為杞也逆叔姬為我也雖魯杞不知出母廟絶之義然禮以義起以情生春秋姑録之以識其順變之法如此耳

灌甫曰經書郯伯姬杞叔姬來歸左氏俱曰出也按二姬書有詳畧必有當絶者何也杞叔姬書卒書逆其喪歸郯伯姬不書卒不書喪歸然二姬之事雖不可考而杞則詳而禮郯則不言所終當絶不當絶者

亦可知矣左氏俱出之說或不足據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傳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趙子常曰自馬陵以來諸侯未有貳也則其曰同盟何晉懼失諸侯也諸侯之從于晉者類非誠服也晉人亦知自反矣乎馬陵未幾而受孫林父之奔以隙

衛反汶陽之田以携魯志不得于楚而侵蔡威不足以及吳而伐郯以是道宗諸侯雖日同盟無益也景三同盟蟲牢以得鄭也而宋辭馬陵以得宋盟左氏謂尋蟲牢是也以為服莒細已甚矣於是鄭魯皆有叛意執鄭伐鄭止公盟公徒為是紛紛無益也卒至會瑣澤而與楚成會鍾離而借吳援晉文襄霸主之餘勢於是盡矣

蒲衛地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伯姬之歸杜氏曰宋不使卿逆非禮非也趙氏曰不言逆者親迎也亦非也國君來我未有不書者言歸則不必言逆故二氏之說皆非也

左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何休氏曰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成婦父母使大

夫採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也貞信著然後婦禮成故婦人未廟見而死則歸葬女氏之黨

晉人來媵

胡傳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

媵固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

何氏曰朝廷侈於始上婦人侈於始下伯姬以至賢為三國所爭媵

媵淺事也一國三媵書詞重疊何氏以為婦人侈於始下伯姬至賢三國爭媵熊過氏又謂魯以陽田故於宋無所忌晉衛亦以孫林父奔晉媵魯盖三國合矣若然則後齊人來媵亦何不可言合乎夫常事不書失常則書媵女從嫡同效于歸若未任苔君子則

待年一國故詩曰諸娣從之祁祁如雲今伯姬二月已歸矣而晉人來媵則以次年五月不及時矣又異姓不媵而齊人來媵書此以誌變也且以伯姬盡其辭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

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傳秋鄭伯如晉晉人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

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王樵氏曰中國失道夷狄抗衡自文宣以來晉楚爭
鄭鄭從楚則晉師至從晉則楚師至邲之戰鄭之從
楚者十年自成五年蟲牢馬陵之會楚方備吳未暇
爭鄭鄭在晉者亦五年矣今年蒲之會楚以重賂求
鄭鄭復會楚于鄧夫惟利是從而不要諸義鄭信有
罪矣然旋即悔過而躬朝於晉即當原其不獲已之
情待之以禮可也有以禮來朝而反蒙執辱者哉況

伐其國又殺其行人耶明年又使衛侵鄭又會諸侯伐鄭間楚之不爭而肆暴無已故鄭即甘心于楚比楚以撓中國者凡二十年諸侯之役無寧歲緦緦然以失鄭為憂尚誰咎哉故稱人而執與執其君而伐其國皆直書而義自見矣殺伯蠲不書既執其君舉重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楚人入鄆

鄆者今沂水縣莒魯所爭東鄆也本魯地而莒據有之莒潰因入之耳不書遂楚用偏師入之行間非嬰齊也楚非與莒有惡蓋報晉之伐鄭也季氏曰楚自入春秋以來兵未有至於沂上者今特遣貴卿越淮泗沂沂以伐莒且是時晉方執鄭伯以伐鄭乃不之救長驅東向以攻所不急此其策果安出乎蓋為備吳之計也吳自七年伐郯而尋入州來江淮間與楚

之國已皆震驚楚人懼吳連合鄭兵以出淮泗則自汝以東非楚有矣此所以遠出鄭北以争諸侯葢鄭之所畏者莫如莒莒潰入鄆則足以制鄭而吳人不敢挾鄭南下矣此楚人伐莒之計也

秦人白狄伐晉

左氏諸侯貳故也

秦自敗殽以來與晉争兵者凡十二見矣秦人連白狄以伐晉十三年大會諸侯以伐秦焉赤狄既滅白

狄知其見紿故同秦人伐晉也晉伐鄭方急楚兵且東潰莒入鄆牽制魯師使不敢助晉而又西約秦率白狄來戰欲使晉自救不暇又安能伐鄭乎勢遠節長其為楚謀則善矣

白狄今延安府所屬其地也

鄭人圍許

左傳示晉不急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城中城

中城杜氏以為魯邑在東海廩丘縣西南或曰魯之內城定六年城中城穀梁云三家張也以是觀之非廩丘矣楚人伐莒入鄆鄆逼於魯城中城蓋懲莒而備楚歟

楊瞿崍氏曰春秋城築必書恤民力順時令蓋重之矣然亦僖成以前政在公家其時徵發勞役據事直書皆可嚴筆削以昭鑒戒襄昭定哀無政矣三軍之

作而旋舍也税畆之變而田賦也尚有城築出於公而可書乎哉蓋四公所書者薾然無生色矣是故隱之城中丘城郎也而書夏觀夏之一字可以知其非時莊之築郿新延廐築郎築秦城小穀也而書于無禾麥告糴之間觀于告糴無禾麥可以知其非力僖之年新作南門成之年城中城也而書以新作城中城觀于中城新作可以知其非務春秋書城築示鑒戒盡於是矣其後而城費城防城成郛讀經到此蓋

不能無黷然咨嗟也而鑒戒之意不存焉雖然虎牢之城成周之城此皆獲麟絕筆間事也古今來夷夏君臣之防雖極式微之世亦必留一脈於如綫者則於二役乎見之是故城築必書亦所以徵文獻也

春秋辯義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辯義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王貽桂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辯義卷十九　　明　卓爾康　撰

成公二

庚辰○簡王五年

十年○晉景十九卒齊靈公環元年衛定八蔡景十一鄭成四曹宣十四陳成十八杞桓五十六宋共八秦桓二十四楚共十吳壽夢五

春

左傳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太宰子商之使也
衛侯之弟黒背帥師侵鄭
左傳晉命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卜郊不從記者四惟此五卜正義曰當是三月三卜
四月又卜皆不吉乃止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

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

五月鄭伯歸

趙子常曰於是鄭伯歸於鄭曷為不書罪不及失國也執君歸不書如襄十六年莒子邾子十九年邾子哀四年小邾子是也必霸主釋有罪而後書如曹伯襄衛侯鄭曹伯負芻是也苟罪不及失國則固宜歸者也

晉侯非景公也然而不可不謂之景公何也晉侯疾出倉卒不能出會然發命徵令實在景公矣州蒲不過代父有事耳據傳夏四月記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其州蒲立時在辛巳之前晉景公未卒至丙午乃卒耳稱孤稱子乃居喪在會之詞今州蒲因父疾代會非居喪比也左傳記載如不曰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則將曰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子乎有是語法乎說家不通文理而劉

原父以為晉人生立君家鉉翁謂左氏誤以鄭事為

晉事皆非

孔氏曰漢末應劭作舊君諱云昔者周穆王名胡葬

畢公即當歸何以淹至明年暮春耶可見公之在晉

自別有故魯人探其情而辱之固是臣子之心然因

以殺亂聖人書法則不可也

冬十月

辛巳○簡王六年

十有一年○晉厲公州蒲元年齊靈二衛定九蔡景十二鄭成五曹宣十五陳成十九杞桓五十七宋共九秦桓二十五楚共十一吳壽夢六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杜氏曰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此以公在楚生義似之而非也曰楚為夷乾侯在難危之也危之故書以存君若晉則盟主也何害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左傳郤犨來聘且涖盟

犨公作州

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季文子如楚報聘且涖盟也厲公新立故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氏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鞌以前之好也鞌之役

齊辱魯矣歸汶陽之田齊怒當少損至是魯激于晉

之辱而往修好焉

冬十月

左傳宋華元善于令尹子重又善于欒武子聞楚人既許䍲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秦晉為成秦伯不肯涉河史顆盟晉侯於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秦伯歸而背晉成

壬午〇簡王七年

十有二年〇晉厲二齊靈三衛定十蔡景十三鄭成六

曹宣十六陳成二十杞桓五十八宋共十秦桓二十六楚共十二吳壽夢七

春周公出奔晉

李氏曰周公楚與伯輿爭政但所謂伯輿者不知為何人而周之政權方在尹單偪周公者必不在他族或結黨相排則未可知耳

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左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

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

瑣澤公羊作沙澤熊過氏曰當在今大名元城近沙鹿北當狄道西連衛墟晉厲初立而求諸侯不及諸侯而先魯衛晉將謀敗狄以魯衛有同欲也左氏乃曰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盟于宋西門之外鄭伯如晉聽成今以遺經究其終始既無荆楚又不及宋鄭左氏何以為據哉且晉楚之盟是夷乘中夏之大幾春秋未有沒其事不書者陳君舉顧謂晉楚嘗同盟

不書至襄二十七年特書之君舉蓋左氏之佞臣矣此疑因襄二十七年會宋而誤記于此耳范守巳氏曰晉楚之成春秋不書不與晉之與楚成也成矣諸侯宜皆聽成也瑣澤之會魯衛獨在何哉蓋晉以鄭之貳於楚也當執鄭伯而命魯衛迭出侵鄭則晉與楚成鄭人利之魯衛不利也魯衛虞楚之病巳故會晉侯以謀其難耳不然楚成何預于魯衛而遠會晉侯于鄭之郊哉

灌甫曰劉氏曰瑣澤之會本以合晉楚之成也今楚不至魯衛是會何耶且合晉楚者宋也宋亦不與何耶按劉氏辯折左氏之誤是矣但不觧此會何為蓋晉侯初立合魯衛於瑣澤將以伐秦也故明年使郤錡來乞師前目後凡知為伐秦必矣

瑣澤公作沙澤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氏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按宋之盟即前瑣澤所

謂宋西門之外也止三國之大夫君不行師不從何
虛之乘左氏葢因敗而生文耳
髙抑崇曰此狄葢白狄也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此先
敗狄而後伐秦是知報九年之役也
交剛狄地
冬十月
左傳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
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癸未○簡王八年

十有三年○晉厲三齊靈四衛定十一蔡景十四鄭成七曹宣十七卒陳成二十一杞桓五十九宋共十一秦桓二十七楚共十三吳壽夢八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徵兵伐秦也

公羊傳曰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孔氏曰晉雖是侯伯恐魯不與若言名兵或容辭說

言乞則不得不與釋例曰乞師者深求過禮之辭執謙以逼成其計是鮮乞為謙意

郝仲輿曰晉荀庚郤犨來爲莅盟也士燮來爲徵兵也皆書聘今郤錡來又徵兵書乞師惡晉之無厭也惟天子討罪甸卒不行乃徵兵諸侯未聞諸侯相伐而徵兵諸侯者也不然則寡小乞援於强大耳晉國寡小乎徵書旁午不勝供億之煩千里奔命不勝跋跡之苦疲憊小國殲殺無辜孟子所謂服上刑者也

三月公如京師

范甯氏曰實會晉伐秦過京師也因其過而朝故正其文使若本自往然公羊曰不敢過天子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左傳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

趙子常曰秦晉之交兵以復怨也而晉侯以諸侯朝

王而後會伐乃若受王命以伐秦然無益於中國之故而使天子受其名故但序諸侯而劉子成子不書不以伐秦累王室也陳氏傳曰于是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則其但書伐何畧之也自狄秦以來秦晉相加兵皆畧之是故戰于麻隧秦師敗績但書伐秦戰于櫟晉師敗績但書伐晉以為不足詳也

郝仲輿曰公如京師遂朝王不書不誠其朝也書自京師遂會晉侯所謂悠悠行路知有晉而已周劉子

成子從不書以王卒行也以王卒行是天子而從征故諱也或曰二卿行非師行夫惟師行宜社成子受脤于社非師行乎秦未嘗得罪王室與諸侯吕相數秦皆晉人米鹽私忿而摟九國之師發天子圻甸之卒以報睚眦斯亦張皇不軌之甚矣至使曹伯客死成子與尸麻隧戰勝經不書不齒其功也

曹伯盧卒于師

左傳曹人使公子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

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
永嘉呂氏曰或疑負芻之殺太子經無明文設有之
春秋何以不書疑未得其實然嘗以春秋書法考之
則他執諸侯皆稱人其稱侯者獨此一事耳安得以
為非伯討乎傳之所言與經意同益足以為證矣
盧公穀作盧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不以京師至者明非朝京師也非徒然也京師君之

所也猶父母家也父母家不可致也

冬葬曹宣公

甲申○簡王九年

十有四年○晉厲四齊靈五衛定十二卒蔡景十五鄭

成八曹成公負芻元年陳成二十二杞桓六十宋共

十二秦桓二十八卒楚共十四吳壽夢九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初志卒以同盟也徐邈氏曰莒行夷禮君終無謚

故不書葬抑小國魯畧之不會葬故不書也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傳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不可衛侯旣歸使郤犨送而見之

林父此年歸國襄十四年逐衛獻公立公孫剽其冬晉會於戚而不能討二十五年獻公入于夷儀二十六年林父入于戚以叛晉會澶淵反為林父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此晉黨孫氏之

本末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灌甫曰成公即位十有四年乃始逆齊弋而歸禮諸侯雖娶九女必先夫人次娣姒以至六媵尊卑貴賤之序不可亂也公先有媵生襄公矣而後聘夫人不亦謬乎

與莊公先生伯姬娶夫人同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鄭伯從晉伐秦歸遂移師以伐許然楚往年不救許猶以鄭固在楚且欲藉鄭為入華嚮道耳今鄭已背楚即晉而亦不救者以備吳爲急也是以明年六月始伐之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前後見於經者不一皆稱叔孫此係其姓氏不得不稱也今九月僑如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左氏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卮辭也婦者有姑之

恒稱穆姜尚在故曰婦姜較前多一氏字則亦因僑

如生耳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國君卒則名此何以不名將謂秦竄處西方身多無

禮則宣公四年何以書秦伯稻卒將謂終秦桓一身

聘會不及則成公二年又會于蜀矣四傳無說處此

聽之而已然則何居殘編斷簡失之也春秋以殘斷

失者固多無奈人强為之辭耳
乙酉○簡王十年
十有五年○晉厲五齊靈六衛獻公衎元年蔡景十六
鄭成九曹成二陳成二十三杞桓六十一宋共十三
卒秦景公元年楚共十五吳壽夢十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胡傳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

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矣

濯甫曰諸侯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仲嬰齊者公孫歸父之子公子襄仲之孫故曰仲嬰齊也諸傳以為歸父之弟公孫嬰齊誤矣如不然十七年復書公孫嬰齊卒何也劉炫

曰仲遂受賜為仲氏故子孫稱仲氏是也

公羊説嬰齊為兄後固為無據然所云為人後者為之子此千古之卓議也得是説者魯不躋僖公矣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左傳討曹成公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左傳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

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
春秋殺太子與弒君稍不同可以兩下相殺當之故
陳佗負芻皆不書弒末君也季明德以春秋不書則
疑若本無其事者泥矣負芻既與會盟若定其位然
者乃始執而歸京師曹人之請于晉曰若有罪則君
列諸會矣似不得為正名之討也晉是時霸業已衰
與盟諸國不無虞貳魯辱見止鄭貳於楚宋穉邾小
衛侯又新立先盟而執使曹安心于盟而無他虞猝

而執之耳當時之勢固爾也

廬陵李氏曰晉文執衛侯歸京師與晉厲執曹伯歸京師一也然晉文書人而晉厲得書侯者文公以私怨討衛厲公以公罪討曹也衛侯之歸與曹伯之歸一也然衛不書自京師而曹伯自京師者釋衛主于責晉而釋曹則主于責王室也書法精矣

蘇子繇曰稱侯以執執其罪也歸之於京師禮也春秋之書執諸侯者多矣惟是為得禮于是諸侯將見

欣時于王而立之欣時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故曹伯雖失國而不名曹無君故也

趙子常曰公羊傳稱侯而執者伯討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今按凡執恒稱人從史文也必伯討而後稱君蓋變文以與之左氏見史法執惟稱人而不知經意故發例舛謬公羊此義必有所受曹伯叛中國而從楚負芻簒立皆伯者之義所當討故二執稱君執曹

伯畀宋人雖蒙入曹之文不别稱晉侯其義一也陸氏謂承上文不可重言晉人此史法也按獲麟後史書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不言殺陳宗豎者省文也鄭伯有事與陳宗豎同而經書曰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文不省者以大夫自外入國與國人討而殺之各是一義于經不得相蒙也劉侍讀嘗發此義計夫子改正舊史若此者多矣使執曹伯别是一義不得蒙上文晉侯則特書晉

人執曹伯何不可之有
歸于公作歸之于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左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
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楚子侵鄭及暴隧遂
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

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楚伐鄭左氏載子囊新與晉盟蓋即瑣澤之說也十二年傳云晉郤至如楚聘楚子罷如晉聘而經不書從何而盟傳又云楚遂侵衛鄭子罕侵楚取新石則鄭可謂有功于中夏矣又何以不書凡此皆左氏之誤此蓋報前年鄭公子喜之伐許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

魚石出奔楚

左傳八月葬宋共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乃出奔晉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雎上華元使止之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則右師決雎澨閉門登埤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

華元以蕩澤殺公子肥而出奔雖憂公室之卑實懼威權之去已也魚石之出止魚府之逆料山與石同族山殺則石懼而出奔好則媾惡則讐不反則決睢而閉入左氏所載極得事情諸家紛紛俱以為誣者何也華元憂國似忠然擁文繼弑與聞乎故原非純臣魚石知澤有罪身止河上似禮而出奔于楚已挾仇方直入彭城終致作賊總非佳人也王氏曰魚石之自止元于河上也畏其挾晉援以討而桓氏皆無

祀于宋也其既許元討山而終不免于去也為與山有親而嘗同惡恐見及也或謂魚石止元許討蕩澤則身已處于無過之地何嫌何慮而出奔此絶不知當日之情事者耳蘇子繇曰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言其出入之正故能討山使其懐禄顧寵重于出奔則不能矣子産奔晉子皮止之歸而逐卷亦猶是也黄正憲氏曰平公幼弱六官皆桓族聲勢相倚牢不可動而晉厲暴戾恣睢以覇主自任倘一輕舉則山石

必構晉為難反受魚爛故佯為自咎奔晉以告亂則晉必直元而為之謀主矣晉無阻撓足為援倚遂遄歸討罪正法蕩澤則桓族雖強莫可誰何于是魚石懼以同黨罹禍自當奔去繇蘇氏之說則華元為正人繇黄氏之說則華元為奸雄乃二者固皆有之若元者蓋以奸而行其正者也雖然元能保其身以濟國家即謂之正人亦可矣奚必究其心哉
高忠憲曰元之出元之入皆正也山不書氏害公族

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前此八年吳伐郯入州來聲勢已可畏而中國又方病楚故皆俛首親吳以鍾離為吳楚之界使楚畏敵綏于北爭雖屈于勾吳而不計也

熊過氏曰鍾離之會會吳之始晉大夫之霸以諸侯為會之始也公羊曰外吳胡子曰外吳春秋固外吳

乎曰否既會士燮又同會吳耳趙伯循所謂按實再會依實書之者是也知然鍾離楚地今鳳陽臨淮縣古嬴姓子爵國名壽夢時吳楚以為界其邑近吳故先會中國而後至其地以會之也然襄五年戚之會不殊吳何也曰戚衛地孫林父邑也近也以是知殊會之非外吳也然善道吳邑也奈何又殊會曰晉會魯衛先往非先會也

此兩言會者內大夫會諸國之大夫往會吳于鍾離

故其文不容不然爾說者以為尊吳故殊會與首止

文同灌甫曰按首止書及以會非若會以會之異也

吳何人也春秋以比王世子哉說者又曰外吳郝仲

輿曰夫儒者不夷楚乎楚會不殊又何也楚自為會

而吳則諸侯會之楚則晉不欲會而吳則晉欲之也

古公之苗裔竄迹江介何夷之有

季氏曰鍾離古嬴姓子爵國名晉屬淮南郡隋唐為

濠州即今鳳陽府臨淮縣地故城在舊府城東六里

西近州來杜元凱曰鍾離楚邑淮南縣蓋其地在淮南壽夢時吳楚以此為界杜祐所謂鍾離互為吳楚之邊邑是也

此會吳之始

許遷于葉

葉在楚方城北乃許南界之地此時猶未屬楚左氏以為許居楚地非也夫許自此年遷葉昭九年遷夷十八年遷白羽定四年遷容城凡四遷皆避鄭也而

卒滅于鄭

丙戌○簡王十一年

十有六年○晉厲六齊靈七衛獻二蔡景十七鄭成十

曹成三陳成二十四杞桓六十二宋平公成元年秦

景二楚共十六吳壽夢十一

春王正月雨木氷

公羊曰雨而木氷也傳曰根枝折胡氏曰氷脇木也

雨木氷五行木不曲直庶徵常寒之罰也劉歆謂上

陽施不下通下隂施不上通故雨而木為之氷唐讓

皇帝以為木稼者是也俗言木稼下達官怕謝肇淛

萬歴丁丑在楚見之萬歴庚申京師有此次年遂有

賔天之事

左傳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隂之田求成于鄭

鄭叛晉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季氏曰此滕子左氏以為文公然孟子時亦有滕文

公不應祖孫同謚雖當時謚法已廢孫謚與祖同者

容或有之然亦微有所别如晉文侯謚文而重耳亦

謚文公是以公别于侯也魯姜氏謚齊姜而歸氏亦

謚齊歸是以歸别于姜也今滕有二文公則其後世

子孫將何以别稱謂乎左氏所傳必有誤也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叛晉也黄正憲氏曰按鄭服晉五年楚既不能無

憾近又偪許遷葉是離楚黨也鄭之疑懼滋深矣宋

為中國要樞楚所欲得况魚石在楚必為楚謀宋故

子罕乘隙侵之隂中楚欲以圖自觧耳自是楚與鄭

合以擾中國無有寧歳則鄭之叛于親楚也

左傳衛侯伐鄭至于鳴雁為晉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左傳晉侯將伐鄭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左傳楚子救鄭五月晉師濟河范文子欲反六月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欒書曰楚師輕窕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我必克之呂錡射共王中目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韓厥從鄭伯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欒鍼請攝飲焉子重受而飲之苗賁皇徇曰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名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乃宵遁

中國勝楚者城濮鄢陵二戰而已城濮之勝文公之治國訓武經營有年一戰而霸猶且不喜而憂知一勝之未可恃也厲公鄢陵之捷豈其成謀不愆於素哉亦幸而已一勝之後無以居之其不為晉國之福也范文子蓋知之矣戰不言公公不出師也十三年郤錡來乞師書公十七年荀罃來乞師書公此不言公不出師可知也

鄢陵鄭之東南鄙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詹萊氏曰敗自楚子是楚子自將也側之罪末矣而殺之則是歸罪焉耳故不去其大夫公子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左傳謀伐鄭也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穆姜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設守而後行以後宣伯使告于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

犨取貨於宣伯不見公

沙隨今歸德府寧陵東北宋地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趙子常曰王人會伐自單伯而後不書此其書尹子何不能服鄭也鄢陵之役自城濮以來於是再見而鄭不服厲公無道其大夫方欲釋楚以為外懼則雖一戰勝楚鄭人固有以量之也厲公不能自反修其

所以復霸者而請以王臣會師于是三合諸侯假王臣以伐鄭而鄭人從楚益堅則中國之威頓矣故尹子單伯相繼而出悉書之

左傳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諸侯遷於制田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未反諸侯遷於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王臣始會伐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得反于曹繇天子命故異其文以別之蘇子繇曰公子欣時既奔宋曹人請復曹伯于晉晉侯謂欣時反吾歸而君欣時反曹伯歸欣時置邑與卿而不出賢哉欣時之不取為君也曹伯雖失君而免於爭國之亂故書曹伯歸自京師言無所與爭者也凡諸侯之歸必書曰自某歸于某自某某有奉也歸于某求歸也其曰歸自京師者京師無奉而曹伯不求也

非欣時之賢而能至此乎凡諸侯出而國無君者于歸名之曹伯之歸而不名者公羊曰易也穀梁曰以為不失其國也程子曰王未甞絶其位也三傳皆是公子喜時仁人也内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故曰易負芻弒君其國自在故曰不失其國天子受曹伯之歸未置諸理故曰不絶其位故曰三傳皆是也卓子曰非衛之剽衎非鄭之突忽或出或入不辨二君故曹伯不名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左傳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乃許魯平赦季孫

舍實也明不以歸不稱行人非使人

莒公作招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左傳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公至自會

灌甫曰上言伐鄭此言至自會疑傳寫之誤非也按

上伐鄭之師我師不敢過鄭諸侯遷于制田遷于潁

上第以師駐札鄭地而已未能伐也至于頳上鄭子罕宵軍之而宋齊衛皆失軍矣穀梁所謂不周乎伐鄭者此也故止書至會

乙酉刺公子偃

季孫歸而刺偃遷怒也不及鉏鉏幼公不忌也

丁亥○簡王十二年

十有七年○晉厲七齊靈八衛獻三蔡景十八鄭成十一曹成四陳成二十五杞桓六十三宋平二秦景三

楚共十七吳壽夢十二

春衛北宫括帥師侵鄭

左傳正月鄭子駟侵晉虚滑衛北宫括救晉侵鄭至于髙氏

熊過氏曰晉命也

括公作結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趙子常曰王人未有書二卿者其以二子會伐何伐

鄭而鄭不服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熊過氏曰此王人下盟諸侯之始柯陵鄭地趙企明曰周禮天子巡狩則有方岳之盟不巡狩則有殷同之盟謂諸侯既朝見受政事乃退而自相與盟王官之伯臨之而已伯猶不盟況卿士乎二卿奉王命伐鄭而不服于是晉有諸侯之事王人與盟此年與雞澤平丘皆不諱而霸業益不競矣狄泉不盟王子虎

其事寧可得哉

高忠憲曰前此征伐未嘗出王官也未嘗盟王卿士也去年王官出今年卿士盟三敗鄭而不服徒為亂而已

秋公至自會

左傳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以告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國子相靈公以會

及還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而立公子角七月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

鮑牽以告蒙衣之事得刖于法當書春秋何以不書也凡春秋所書挈其綱耳固必待之傳而足也説者泥之而或以書不書過生異義是惑也

九月辛丑用郊

熊過氏曰魯之郊其始祈穀于上帝也九月非其時

矣辛丑上辛也杜長厯四日也定辛亥朔日也哀辛巳六日也無用中辛者也用者非為農事而以郊禮為之魯郊不勝書書其尤失禮者而已趙企明不違九月為讀顧曰僖公雖請自疑其僭卜之未遽用也成公至此不復卜而直用之前此未嘗用也則其説異若以不卜直用則襄七年奚為又卜耶

夏公會伐鄭傳書五月則公于夏之齊矣郊當在啓蟄者也伐鄭以前不郊或卜不吉或兵事倥匆至此

因歸而即郊耳用者凡祭祀賦役皆連用字成文用

田賦及此用郊是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左傳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

姚舜牧氏曰晉三假王命伐鄭矣鄭卒不服似無可

書者春秋屢書于冊辭繁而不殺何也當時楚勢甚

張且挾鄭為援睥視中國若無人焉不有晉厲假王

靈以薄伐不知其憑陵中國當何如者此雖伐鄭不服不猶愈縱彼肆行直入而莫之忌耶所恨者晉厲無德以服衆不能迄成攘楚之功耳然春秋但書晉之伐不書楚之救則其意未嘗不與晉也

此即夏會之諸侯也前言齊侯此言齊人必齊侯已去而留一微者于行間耳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左傳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諸侯

雖以楚救還師然十月已圍鄭矣故以伐鄭至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公羊傳非此月日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為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公許之反為大夫歸至于貍脤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然後卒之

熊過氏曰杜氏長歷十一月無壬申趙伯循以為誤

是穀梁子曰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録臣子公羊以為待君命然後卒大夫陸淳辨疑曰春秋編年月之書一例以先後書之且言卿卒然後公至皆據事實何傷教意二傳不達其文謬誤之故遂妄為説劉原父云公叔敖卒于齊彼不待君命卒大夫昭公在外叔孫婼卒亦不待致公而録之其言晰矣

左傳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

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

脤公作軫穀作屋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左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

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于厲公

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于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

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于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巳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師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壬午胥童夷陽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僞訟者三郤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于其位溫季

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刼欒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高忠憲曰欒郤自傾危趙氏之後權勢日張郤氏二族三卿雖欒氏亦忌之矣故一朝羣怨並興厲公不道輕聽而殺其三卿此自禍之也誰與處矣

楚人滅舒庸

楚書大夫將矣此公子槖師也其稱人何畧之也趙

氏以槖師未嘗為中國患故書人謬也

戊子〇簡王十三年

十有八年〇晉厲八弑齊靈九衛獻四蔡景十九鄭成

十二曹成五陳成二十六杞桓六十四宋平三秦景

四楚共十八吳壽夢十三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左傳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

亂故書曰晉殺其大夫

黃正憲氏曰按胥童既致三郤于死又欲併害書偃于是書偃以私怨執國法殺之故以國書然孌倖惑主一朝而尸三卿罪難末減何以不去其大夫蓋因厲公之弑而重書偃之罪也殺胥童者弑州蒲之漸也不殺胥童恐為厲公耳目而先為難也故長魚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則書偃之逆孌倖習知之矣且郤至之死實自欒書勸行子茷之間構孫周之見羅織文致使無可避又安得以誅三郤之罪盡歸胥

童而獨殺之耶故不去其大夫深罪偃也雖然胥童實大夫故不去大夫黄氏之言亦過矣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厲公之惡與靈公不同靈公一身之惡也厲公社稷之惡也程滑即奉欒書之旨固國人欲殺之也張洽氏所謂分其惡於衆者是也以國舉所以戒為人君而不道者或以欒書即盾滑即穿從趙盾例當書欒書弑其君此又不然欒書不可例趙盾也趙盾非弑

君者也以趙盾為弒君者所以教人臣盡忠之道也
不書趙盾則盾之罪可辭而其弒不見若欒書身親
為逆明白顯著罪不可逃止書欒書則厲公之惡又
無以見故以國弒則厲公之惡與國人之罪皆不可
逭至程滑為人鷹犬不過嗾犬成濟之流不足數矣
然則欒書無主名罪不可卸乎夫春秋提挈綱領書
法取義而已其事固待傳而足也張洽見左傳載悼
公逐不臣者七人欒書不與遂謂欒書非里克甯喜

比故春秋寛之不知欒書之罪如正其罪不止于逐悼公復國握柄世卿胡可卒動不如歸罪于程滑以說其事已矣當時處法只得如此然欲以此末減欒書則不道甚矣

朱子曰晉悼公甚次第他才大段高觀當初人去周迎他時只十四歲他説幾句話便乖便有操有縱纔歸晉做得便别當時厲公恁地弄得狠當被人擸掇胡亂殺了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来不知如何便

被他做得恁地好恰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便別赫然為之一新問勝桓文否曰儘勝但桓文是白地做起來悼公是見成基址某嘗謂晉悼公宇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之才一般都做得事都是一做便成及纔成又便死了不知怎生地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傳齊為慶氏之難故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

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慶封為大夫

王樵氏曰按是時魯有僑如齊有慶克然魯君猶能知僑如之情不從穆姜而去季孟齊靈直為婁豬艾豭之所不快刖鮑牽逐高無咎既盟國佐而復之而又殺之故棄命專殺以殺叛國佐雖不為無罪而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國勝何罪又殺諸清慶克死未正其討又秩其子刑賞固如是乎李氏曰此為齊崔慶專國之始事也

公如晉

左傳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傳鄭伯遂會楚子伐宋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

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携服毒諸侯而懼吴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蘇氏曰魚石之復入而先言楚鄭之伐以著其納亂臣也故不言自楚而言復入不言叛者將以亂國非直叛君而已故魚石欒盈之罪重于趙鞅宋辰也

彭城在宋國東二百里許宋地也據彭城可以塞吴晉相通之道王樵氏曰按楚為是舉非止納宋之叛臣其意尤在隔吴晉之道也西鉏吾知之矣是時楚

方張而吳亦始大楚莊之世嘗盟吳越非直欲服屬之亦將爭衡于中國而虞其為患于後也而吳人之氣不為楚下故晉明年遂興鄢陵之師大收楚鄭吳興楚之肘下楚氣奪矣晉得吳不附楚晉得氣矣然用吳牽制楚後實為得算惜不善用之而晉悼之後中國道消遂至以所以長楚者而長吳此非吳之能霸中國而中國諸侯實自為之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伯來朝

左傳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婚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傳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彊自宋始矣

齊桓霸業始于平宋亂晉文霸業始于釋宋圍悼公霸業又始于彭城救宋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許氏曰悼公復興霸業而乞師猶循厲公之故事元年而後遂無乞師則名兵而已矣

魴公作彭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左傳謀救宋也

陳氏傳曰崔杼嘗奔衛不言歸其再見何齊納以為大夫也齊之禍靈公為之也前年逐高無咎今年殺國佐而杼當國已而殺高厚齊無世臣矣于是伐莒伐魯皆杼帥師焉而後成其弑齊之禍靈公為之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成公列國本末

元年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劉康公徼戎將伐之叔服言不聽遂伐茅戎三月敗績于徐吾氏二年鞌之戰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輿爭政十二年出奔晉王以周公之難來告晉郤至與周爭鄇田曰溫吾故也劉單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十六年晉

使郤至獻楚捷于周晉有沙隨之會謀伐鄭也于是尹子與焉王臣始會伐也十七年尹與單子兩會伐鄭季氏反仲遂之政背齊而事晉元年作丘甲與晉侯盟赤棘皆為齊也二年齊以魯之貳于晉也伐我北鄙故晉魯衛三國有鞌之戰齊師敗績其郤克笑跛之憾特一事耳與齊盟于袁婁而魯取汶陽田是年魯會楚人盟于蜀三年從晉伐鄭討宣十二年邲之役也已及晉荀庚衛孫良夫盟五年從晉盟蟲牢諸侯謀鄭宋公辭

以子靈之難六年二卿以晉命侵宋七年從晉救鄭盟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于是晉力疲于鞌而楚張八年晉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七年之中一予一奪宜季文子之有私言也以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而九年會于蒲十年從晉伐鄭十有一年魯使叔孫僑如如齊以修前好後有婦姜之逆矣十二年公會晉衛于瑣澤說者以為合晉楚之成而未必然十三年從晉伐秦十五年三月從晉會戚執曹伯十一

月從晉會吳鍾離十六年晉楚有鄢陵之戰魯不至晉故沙隨之會不見公叔孫僑如通于穆姜欲逐季孟而取其室乃潛意于晉而執季文子已而歸之與晉郤犨有扈之盟歸而刺公子偃十七年兩從尹單晉侯伐鄭同盟柯陵是年公薨十二年十二月仲孫蔑從晉為虛柯之盟以救宋

魯欲叛齊事晉前年晉侯同衛世子臧伐齊至于陽穀是年魯有北鄙之伐衛孫良夫有新築之敗郤獻子又

以笑跛之憾故三國誓欲報齊而有鞌之戰于是與國佐盟于袁婁魯取齊汶陽田鞌之賂也先是魯宣公求好于楚莊不克作好衛人不行使于楚而受盟于晉故楚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師于蜀魯人請平十一月蜀之會楚大夫初會盟中國也蟲牢馬陵二盟齊人與焉八年晉命魯歸汶陽田以嘉與之九年蒲之盟亦與焉是年齊頃公卒十年伐鄭十三年伐秦十五年盟戚會鍾離十六年之沙隨王人三伐鄭與十八年虛打之盟齊

無不與矣十七年慶克通聲孟子國佐謫之夫人譖逐高無咎而刖鮑牽國佐殺慶克以穀叛已殺國佐

三年正月晉伐鄭許恃楚而不事鄭是年夏至明年冬鄭三伐許鄭悼公初立與許靈公訟于晉不勝使公子偃請成于晉五年晉為蟲牢之盟鄭服也六年楚嬰齊伐鄭晉欒書救鄭是年二月衛孫良夫侵宋秋魯仲孫蔑侵宋宋以子靈之難不與蟲牢故晉令兩國伐之夫楚莊逞志于宋國幾斃而晉不能救甫盟蟲牢又謀再

會已令實繁而反多求人乎哉七年晉爲馬陵之盟以尋蟲牢且莒服故也九年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爲蒲之會以尋馬陵前年晉欒書侵蔡遂侵楚且侵沈獲沈子揖楚人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晉人執鄭伯伐鄭楚子侵陳救之又伐莒入鄆十年晉人伐鄭歸鄭伯是年晉景公卒十一年爲晉厲公元年傳載宋華元欲合晉楚之成而十二年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左傳遂以是當之未必然也十三年晉侯

以諸侯朝王而伐秦戰于麻隧秦師敗績曹宣公卒于師曹負芻殺太子而自立也十五年晉侯爲戚之會執曹伯歸于京師是年夏楚子伐鄭鄭子罕亦侵楚取新石十六年楚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楚求鄭成每以重賂其爲謀亦狡矣于是鄭楚從鄢陵之戰楚鄭敗績親集矢于共王之目而中國始足吐氣可方城濮乃晉厲無道僥倖獲雋而無以居之鄭窺其故終不服晉迄明年沙隨之會及三會尹單與諸侯伐鄭而鄭

人事楚益堅十七年晉厲公卒而鄭更兩從楚伐宋也
其聽僑如之譖而執魯季孫行父納魚石于彭城而登
宋叛人及自為計則反自鄢陵欲去羣大夫而用其左
右胥童殺三郤書偃殺胥童遂成程滑之弑豈不幸哉
十八年楚鄭救彭城伐宋晉悼公初立韓獻子為政曰
成覇安疆自宋始矣于是有虗朾之會宋人辭諸侯而
請師以圍彭城
五年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鼓譟出入

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遂不與蟲牢之盟六年衛孫良夫魯仲孫蔑皆侵宋以其辭會晉命也九年魯伯姬歸于宋伯姬賢女也公孫壽納幣三國來媵無不記之以盡其辭焉至十五年而有魚石之亂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以其不能正為已罪出奔晉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乃歸攻殺蕩澤子山魚石出奔楚十八年鄭伯會楚子伐宋彭城納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楚為是舉非第登宋叛人其意尤在

隅吳晉之道也西鉏吾曰今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毒諸侯而懼吳晉信哉言夫

九年楚伐莒遂入鄆蓋報晉之伐鄭也季氏曰蓋為備吳之計也

許恃楚而不事鄭三年夏鄭伐許冬又伐許四年冬又伐許鄭伯與許男訟焉子反不能決也五年鄭悼公如楚訟不勝執皇戍及子國鄭伯歸請成于晉十五年許遷于葉

六年邾子來朝

七年曹伯來朝

二年衛侯使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敗于新築遂如晉乞師與魯曹有鞍之戰齊師敗績是年衛穆公卒楚鄭侵衛故三年晉之伐鄭衛亦與焉六年衛孫良夫侵宋晉命也七年衛定公惡孫林父出奔晉而反戚焉十年衛侯之弟黒背侵鄭晉命也十二年瑣澤之盟宋為合晉楚之成獨魯衛二君往何哉十四年衛侯如晉晉侯

强見孫林父不可定公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是年定公卒十七年衛北宮括侵鄭晉命也

魯成公四年杞伯來朝十八年自晉還杞桓公復來朝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于是驟朝于晉而請為婚後晉以悼夫人故二十九年合諸侯城杞又使魯歸杞侵田于是杞文公來盟左傳書曰子賤之也蓋始終稱伯杞君自貶其間或稱子者魯人之所畀也然杞自桓公而後稍能自彊既婚于晉世從盟主征伐雖不朝魯

而終春秋六君魯皆會其葬不敢侵暴之矣

七年吳伐郯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于是吳始見經已吳入州來先是楚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而自取之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使吳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吳始伐楚伐巢伐徐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子重子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八年叔孫僑如會晉人

齊人邾人伐郯以其通吳故也九年蒲之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十五年鍾離之合始通吳矣十七年舒庸人以楚人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侍吳而不設備楚襲舒庸滅之于是吳與楚爭矣

成公之狄狄之餘也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則赤狄之別種也赤狄既滅晉亦無賴于白狄白狄亦知晉之紿我也于是九年同秦人伐晉而晉遂敗之十二年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

交剛以後終襄公無狄患至昭公九年晉荀吳敗狄于大鹵傳言無終羣狄而白狄亦衰自此狄竟不見于經

春秋辯義卷十九